

## 經是佛親口說的嗎？

在中國佛教傳統的信仰裡，一定得相信佛經上的每字每句，都是佛金口說的；

但現在的佛教學者卻另有異議，祂的真象為何呢？

### 一、佛經的形成

經是佛親口說的嗎？這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信仰裡，一定得相信佛經裡的每一句、每個字都是佛金口說的，中國佛教幾千年來就是這麼信仰著。譬如有一個很有名的講法，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後，先講《華嚴經》，共講了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然因為《華嚴經》的義理較深，所以只有登地以上的菩薩才聽得到。《華嚴經》講完之後，剩下一些根器較差者。故對之就只好按部就班地從最基礎的佛法講起。故華嚴講完之後，就開講阿含，阿含經共講了十二年；然後再講方等經，方等經也講了八年的時間；然後再講般若經，據說般若經前後共講了二十二年之久；最後才講法華、涅槃。從上所言，故中國人一向相信佛教中所有的經典都是佛親口講的。不論是阿含、般若、法華、涅槃，都是佛住世時，逐字逐句從頭講到尾的。

但是這種說法有幾點讓我們覺得不太以為然：事實上佛講經說法，並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拿一本教材，從頭講到尾。佛住世時，經常在四方遊化、托鉢。於是碰到什麼人，問那些問題，他就回答些什麼，講經只是隨問隨答而已。因此不可能巧在十二年中，碰到的都是屬於阿含根器的；而等過了那個時段，又剛好都遇到方等根器的。天下那麼大，無奇不有，怎麼可能那麼湊巧，在講般若經之前，都沒有般若根器的眾生，講之後也沒有？這種講法，我們覺得太不可能。又佛並非事先設好一個組織架構，說我的佛法要怎麼講，第一講要講什麼，第二講講什麼，因此不會有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這麼死板的次第。

其次講到《般若經》，我們知道《大般若經》有六百卷，如用我們誦經的速度，一小時誦一卷，六百卷要怎麼講啊？要連續唸將近一個月哩！且不要吃飯、不要睡覺，故依我們的理解判斷，般若經是不可能一口氣就把它講完的。尤其般若經有十六會，十六會事實上是十六部經合編出來的。所以認為「所有的經典都是佛住世時親口所說的」的信仰，經不起理智的分析。現在西方人，尤其

是歐美的佛教學者，他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佛經，故認為佛經並不是那樣子講出來的。以下我們根據現代人的一些整理，慢慢得知佛經是怎麼形成的：

### 1. 聽聞

經典裡有所謂「聲聞弟子」，聲聞是指親耳聽到佛講經說法的意思。佛親口所講，他的弟子親耳所聞，故稱為聲聞弟子。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佛當時遊化四方，隨機問答，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故有時問題雖回答了，但問的人卻不一定就懂了，懵懵懂懂的，過一段時間後也就忘了；於是這部經就可能消失，根本沒有流傳下來。或者有時對方聽懂了，但不一定全部記下來，於是又有一部份教法被流失了。尤其佛在各地分別講經，故很多人所聽到的都將不一樣。那時並不像現在這樣，趕快用錄音機錄下來，再慢慢整理，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時候的佛法一定是遍佈在每個聽聞者的心中。又當時還沒有用文字記錄下來，只是每個聽過的人，將彼印象反覆記誦以存留心中。故大乘經典上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是有它歷史的背景作根據的。

### 2. 受持

聽了，如果受用，它自然會被記下來，甚至輾轉講給另外的人。在受持者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難尊者。我們知道阿難恰是在釋迦牟尼佛成道時出生的，佛陀大概是三十五歲時成道，但直到五十五歲或五十六歲時，才敦請阿難做侍者。佛為什麼選定阿難做侍者呢？因為阿難的記憶力特別好——大概和錄音機一樣，只要他聽過的佛法，就可以一字不漏的記下來。佛法入阿難的耳，就像江河入大海一樣，絕對跑不了。於是因阿難是佛的侍者，佛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裏；所以從阿難當侍者以後，佛所講的經典，阿難就聽得很多。又即使有一些當場沒聽到的，佛也會跟阿難重述一遍。佛之所以選阿難做侍者，意思就是要他將來把所聽到的佛法流傳下去。同樣的，有些在前二十年間已講過的經典，也再講給阿難聽；也有一些人把他們已聽到的經典再轉給阿難。因此經典的受持，主要是以阿難尊者為代表。

### 3. 傳誦

不論是阿難尊者本身受持的，或是佛對另外人所講的經典，都將慢慢流傳開來。雖當時還沒有用文字做記載，但印度人習慣上口口相傳，就是用口、用心，諷誦經句而把它印記下來。佛以這樣說法，直到四十九年後涅槃。涅槃之後當

然是荼毗，當時有八個國家都派軍隊來討舍利子，差一點爲了舍利子打仗，後來大家談妥，把舍利子均分成八份，每個國王都帶一份回去供養。但佛的大弟子迦葉尊者，卻認爲供養生身舍利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供養法身舍利——就是要把佛所說的教法流傳下去。生身舍利供養了，雖能祈福，但佛法最重要的不在祈福，而在增長智慧。所以迦葉尊者，以他的號召力，號召了五百個羅漢，準備把他們所聽到的佛法，作重新的整理，此即所謂的「結集」。

#### 4. 結集

有個故事說，當時已找到五百個比丘來參加結集，但其中卻有一個人還沒有證阿羅漢果——那就是阿難尊者。我們知道其實他是最重要的人物，因爲佛法大部份都由他來受持。沒有證阿羅漢果者，是不夠資格參加結集的。可是迦葉尊者卻故意把阿難選進去，然後才向大眾說：「這個人還不夠資格進來」，於是把他趕出去。又說他在侍候佛陀時，犯了很多過失：比如說，佛陀涅槃之前，聽說還拉肚子，這一定是阿難的錯；又佛涅槃之後，讓很多人在旁邊哭哭鬧鬧，以致於把眼淚灑在佛陀的遺體上面。如是指責了他很多過失，阿難因此很苦惱，他想：我跟隨佛陀那麼久，都沒被人家罵過；現佛陀不在了，就被罵得這樣慘兮兮的。但他也因此而起大精進心，於是很努力的去修行，結果很快地就證阿羅漢果。證果之後有了神通，人家不請，他自己就進去參加結集了。

結集從誦經句開始，即把佛所講過的經典重新誦一遍。誦經，主要是阿難誦，而其他四百九十九個羅漢，則以他們的智慧來審定這一部經典有沒有問題。因爲有些經典雖是佛所說，但經過長時間的轉來轉去，很可能轉錯了，必須有其他四百九十九個羅漢來共同審定，這部經才有它公定的價值。

就這樣一部一部唸、一部一部審定，審定完之後，有所謂「結集文」。即從每一部經典中，挑出其比較代表性的詞句爲代號，然後將十部經典的代號，連起來稱爲結集文。如此以結集文便能確定每一部經的前後次第，且不會有遺漏之虞。這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講的目錄，把十部經做成一個小目錄。就這樣把經典漸次結集而確定下來，而在當時也還沒有做成文字記載。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理會到，這五百個羅漢所結集的經典，因爲離佛涅槃不久，故所結集的文句，一定跟佛所說的最相近——因爲時間近，又是聲聞弟子，故不可能偏離太遠。但有一點我們也可以認定，那時所結集的經典一定不完整。

既如前面所講的，佛說法的場合非常多：有時對天說法，有時對鬼神說法，有時候對在家居士說法，地區遍佈印度恒河兩岸。那麼大的地區中，要在很短時間內把經典完全結集起來，那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他們所請的五百比丘，必然是跟他們根性比較類同者，因此彼所聽到的佛法，就多屬於同一種典型。然以另一種典型的人未必被選上，因此另一種典型的佛法就未能被結集。所以五百結集結束之後，佛教中就有一些異議：因為有的人認為他所聽到的教法對他很受用，可是卻不被承認。那時說法第一的弟子——富樓那，正在邊區教化，等他趕回來時，會眾已結集完了，但他確定還有很多法藏未被結集。我們知道富樓那在佛陀的弟子中，是比較接近於菩薩乘的，以他這一系列的經典沒被公認，教內就產生一些歧見。有一些人不服氣，又另找人去結集，但是這結集也不被承認。

所以最初結集稱為「王舍城的五百結集」，主要是以阿難和大迦葉等出家弟子為領導核心而結集的經文。後來慢慢又蒐集到一些經典，人家也認為那些教授不錯，但是沒有辦法，只能以附錄的方式處理。以此過了兩、三百年之後，佛教裡又有一些問題發生，所謂「十事非法」，由於大家對戒律的看法不一樣，所以佛教又起了一些紛爭。為了平息這個紛爭，國王又找了七百個比丘來結集經典，於是再把一些當時沒收錄而被大部份人公認為合乎佛法的經典再收納進去，此即所謂「毘舍離城的七百結集」。

## 5. 部派分裂

我們可以理解到，毘舍離城所結集的經典一定要比第一次更多，而且性質上可能會更複雜。因為第一次主要是以聲聞弟子，尤其是上座部的弟子為主。而第二次的結集主要是為平息大眾對佛法上的一些爭議，所以涵容性較大，而不再那麼單純。表面上那次的紛爭經過結集之後稍有緩和，但實際上的問題還存在，所以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佛教還是不免要分裂。

最初分裂成兩部，稱為上座部和大眾部。所謂上座部，是以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就是跟隨他比較久的出家眾，從這一系列傳承下來的稱為上座部；而親近他時間比較短的，或者是比較年輕的，甚至包括很多在家眾的思想為主，所集成的是屬於大眾部。一般來講，上座部思想比較保守，尤其注重戒律。而大眾部則較開放活潑。從最初分為兩部，爾後越分越多，到最後慢慢變成所謂十

八部。每一部所根據的教理都不太一樣，都有一些偏差，也都有一些事實。

## 6. 抉擇與統合

分派後對於最初所結集的經典，他們就選擇一些跟自己宗派比較相應的文句而加以特別的強調；相反地，如跟他們較不相應的就慢慢因隔閡而被疏忽掉了，於是就有所謂的「抉擇跟統合」。抉擇是說，如果是「三世一切有」部，則它所強調的經典都是偏向於講「有」的，這把跟它們教理比較相近的經典擷取下來，稱為「抉擇」。擷取之後再把它統合——本來是很多小經典，後來把它連貫成一部大經。像般若經，事實上不單是一部經典，而是已把很多類同的小經典連貫起來了；華嚴經也不單是一部經典，從第一會、第二會、第三會各是在不同地方講的便可明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最初是同樣的一部經典，但流傳到最後，十八部派所傳的經典也都不一樣了。如《雜阿含經》，大眾部有，上座部也有，可是他們所傳承下來的經文，互相對照一下就知道不一樣。後代的學者根據部派的教義，便可推測各部經典大概是哪一部派所傳承下來的。

## 7. 取捨、翻譯、刻板

此部份所講主要是指中國佛教而言。中國高僧到印度取經，要先確定現在要取的是哪一部派的經典，是上座部？還是大眾部的經典？取的部派不一樣，它裡面的文字義理就不太相同。以律典來講，有所謂「五部律」。事實上律典最初只有一部，怎麼會有五部呢？那也是因各部所傳承的不一樣。取經後再加以翻譯，又因為每位翻譯者的見地語法不一樣，故即使是同樣的梵文，也將翻譯成不一樣的經文。翻譯成中文之後，再經過很多次的抄寫、刻板，最後才收入大藏經，於是不同版本的大藏經，也略有出入。

所以，從頭講到這裡，可得個結論：我們既不能說現在所看到的任何一部經典，都是佛親口說的——因為已經歷過這麼多變化；但亦不能說這不是佛所說的。若這些都不是的話，也就沒有佛書可看了。每一部經典事實上都經過這麼的次第，才傳到我們手中，這樣的講法，對以「信」為主的教徒而言，最初必是無法忍受的。比如說，有些人對《地藏經》特別有興趣，不但去誦它，甚至一句一字地去拜它，對他來說，應該每字每句都是佛說的，拜起來才能落實。現在一聽那些字句都經七轉八轉，才轉成這個樣子，而讓我拜，那太沒意思了！現在有人說《楞嚴經》是偽經、《起信論》有問題、……等等，從以上角度去

看，到最後，每一部經典都會有一些問題的。

所謂的學術就是如此，研究每一部經典的傳承變化。這樣的研究方法，對純信仰的人好像有點衝突。但依佛理而言，這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事實上釋迦牟尼佛說法時早就說過：你不要因為是我說的，就非得相信它不可。你要用理智去判斷，用修行去體認，等確定無疑後再去相信它吧！所謂「三法印」便是用來判斷是否合乎佛法的大原則？故不能因上面標著某某經你就相信它，而是要用我們的智慧去判斷。

## 8. 如是我聞

我們看所有的經典，第一句都是「如是我聞」。這個「我」，最初就是指阿難尊者，意思是：「我聽到，佛是這麼說的！」「我親耳聽到，佛是這麼說的。」或「我從其他人輾轉聽到，佛是這麼說的。」事實上也是有一些佛法並不是佛所說的，而是佛弟子間互相問答。如經佛印證，認為沒有問題，這也算是經典。甚至有一些是在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再對答的，如也經當時的阿羅漢鑑定認為沒有問題，這也算是經典。所以我們看阿含經裡就有很多是佛涅槃之後才說的經典——文字寫得非常清楚，說佛涅槃之後，什麼人跟什麼人問答等。

## 9. 對機與流行

剛才講過，佛說法有時是對天人講，故有些教理是先天上流行，然後再轉到人間。而在人間中，那一部經典能流行，這就有「是否對機」的問題。相應於那個時代眾生根器的經典，在當時就比較流行。一般來講，整個佛教是先流行小乘經典，再流行大乘經典，但這並不是說大乘是後來自己無中生有跑出來的。釋迦牟尼佛說法當時，並沒有大小乘之分。但在佛涅槃之後，眾生共業偏向於小乘之類的思想，所以那類經典就先流行。後來眾生根器慢慢變了，就有另外的經典慢慢地流行開來。不流行的時候，不代表它沒有，它可能只是少部份人受持；而後來卻流行了，當然不能說是無中生有。

現代有人稱「大乘非佛說」，因為他從文字上考證，可以知道這是佛涅槃五百年之後才流行的經典。五百年之後，怎麼還會流行出這些經典來呢？顯然非佛所說！但我們知道那是對機後流行的，故形之於文字時，便有了當時的色彩。

## 二、成立時代之考證

現代的佛教學者根據一些原則，可以確立此部經典在那個時候比較流行。原則略有幾點：

1. **經名**：像《彌勒上生經》上有一句話說：「彌勒菩薩成佛之後的世界，如《下生經》上面所說。」這句話很明顯地顯示，在《上生經》成立的時候，《下生經》早已有了，而且非常流行。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先有《下生經》，再有《上生經》。

2. **論名**：像在《大智度論》上引用了很多經典，如《般若經》、《彌陀經》、《維摩經》……等。以我們確定知道《大智度論》就是龍樹菩薩所作的，而龍樹菩薩是生存於佛涅槃之後大概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間。利用這樣的資料，就可以肯定佛元五百年之前，般若經典、維摩經典等早已存在流行了。因若不先存在，龍樹菩薩就不可能引用那些經文，來做為論說之依據。

3. **人名**：有時候經典上會講到某個人名，如阿育王。阿育王大概是佛涅槃三百年後，才存在的一個人。有些人認為佛有神通，知道將來會有阿育王，所以在經典上提到他的名字，但那是從信仰上講的。若從文獻的觀點來看，我們寧可相信那一部經典是在阿育王時代以後才慢慢成立的，所以才會提到阿育王這個名字。

4. **地名、物名**：或有些地名，在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時，還未受教化，直到幾百年後，才成為佛法的教區。所以從經典所提到的地名，相對於教區變動的時代，也可估計那部經典成立的時代。同樣，利用經典上所提到的一些事件及物品，也可慢慢整理出每一部經典的成立次第。

5. **思想次第**：最後就是用思想次第。每一個時代，有它特別的思想典型。故那一類思想的經典，大概就是屬於那一時期的。比如說佛教的經典，最初都沒有咒語，故有咒語的經典大概都是中、晚期以後的事。

講到這裏，便牽涉到我們對佛經的態度。如從修持的觀點來看，不管它是怎麼地變化，只要言之有理，我們主要還是根據它的義理來修行。因此對一個以義理為導向的修行者而言，這些學術研究對他還是有些幫助；但如純從信仰來講，就可能會有一些打擊。

佛經大概是這樣成立的，我們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就是有這樣的變化。於

是，本來很單純的佛法，也因此漸漸變得很複雜。以在流傳的過程中，被加入不少雜質，至於什麼才是最清純的佛法？唯有智者慢慢去參究了！

然阿含經，尤其是《雜阿含經》，是現代學者公認最早結集成的經典，因此應更接近於佛陀教化之本懷。當我們於大乘佛教，太多的方便與儀軌中，弄得頭暈目眩、消化不良後，再回頭看這部經典，則應有另番的超脫與清涼。

(一九九〇年三月 開講《雜阿含》於台中慧光佛學社)